

加拿大文化中的反美传统

李杰

(电子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54)

摘要:反美传统是加拿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加拿大文化的显著特征.对加拿大反美传统发展演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的演变,还能更好地理解加拿大国家形成发展的过程和加拿大文学文化的主题——生存。

关键词:反美传统;生存;加拿大文化

中图分类号:C1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4-0063-08

自成立联邦之日起,加拿大就面临着南部强邻美国的威胁。由于加拿大地广人稀,经济总量远远小于美国,一些美国政客、历史学家大肆鼓吹北美一体论,认为加拿大并入美国是“天命使然”。进入20世纪,由于“英国的衰落把加拿大推进了美国的怀抱”[1](19—40页),美加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加拿大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独立都面临严峻的考验,生存成为加拿大文学文化的主题词[2](29—36页)。为了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文化,加拿大人民从1783年美国成立伊始就一直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从某种程度上说,加拿大联邦的成立、发展以及加美关系的演变,无不激荡着强烈的反美浪潮。从1783年美国独立到1988年《美加自由贸易协议》签订的两百年时间里,加拿大的反美传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从广义上讲,加拿大反美传统的演变也从侧面揭示了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的演变历程[3](1—22页),而加拿大人民对1988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强烈反应,更是将这一反美传统体现得淋漓尽致。

本文将着重研究加拿大反美传统的三个发展、演变阶段,即1775—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阶段,

1867年加拿大联邦的成立阶段,以及二战后七八十年代加拿大最为重要三个的法案(即《时代/读者文摘法案》、《国家能源法案》、《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定阶段,阐述加拿大文化中反美传统的成因、发展及演变过程,揭示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的演变以及加拿大文化最重要的主题——生存。

一 一次战争 两个国家

1775年至1783年的美国独立战争是北美历史、文化的分水岭。独立战争后,原英属北美一分为二:密西西比河以东,新英格兰以南的13个殖民地组成美国,而新英格兰以北的鲁伯特土地、新斯科舍、魁北克和纽芬兰岛则仍然保留其殖民地地位^①。在整个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大约有40000名保皇党人从美国逃到加拿大。与此同时,相当数量的同情美国革命的加拿大人则跨过边界,进入美国。正如著名的美-加文化比较研究学者Lipset所指出的那样,“美国是革命的产物,而加拿大则是反革命的产物”。两国的价值理念从建国伊始就迥然不同:美国价值观强调“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而加拿大的理念则体现为“和平、秩序

收稿日期:2004-03-27

作者简介:李杰(1977—),男,四川泸州人,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加拿大文学文化及美加文化比较研究。

和良好的政府”[4](1—5页)[5](190—191页)。

但是,要更加深刻地理解加拿大文化中的反美传统,我们还得进一步从经济、宗教、美国13个殖民地和加拿大的新斯科舍、魁北克和纽芬兰岛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特点中去寻找。1651年英国开始实行《远航法》,规范英国宗主国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准则,对英属北美产生了尤为深刻的影响。这一法令以重商主义为理论基础,强调殖民地的意义在为宗主国英国源源不断地提供原材料和产品市场。英属北美对此的反应截然不同。对新英格兰等绝大多数南部13个殖民地来说,这是一种严重的阻碍;而对加拿大来说,进入并维持不列颠重商主义体系则有利可图。此外,不列颠还为其提供可靠的出口市场[6](92—102页)。所以,当后来美国革命如火如荼时,北部的加拿大却冷眼旁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加拿大从一开始就扮演着原材料产地和产品市场的角色,在加拿大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皮毛贸易具有重要意义。这种以出口自然资源为导向的经济特点,时至今日还对加拿大社会、经济、政治等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8](383—402页)。

除了经济原因,宗教信仰和道德理念上的差异也不容忽视。从一开始,美国(尤其是新英格兰)就深受加尔文主义和清教信仰(尤其是公理会)的影响[8](294页,415页)。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诸如T. Paine和J. Locke的理论,在美国都找到了生长发育的土壤。新教的美以美会和浸信会在美国影响最大,其宗教信仰里也孕育了“反对贵族的理念”[9](24—25页)。在美国革命中和革命后,加尔文主义的宿命论逐渐被阿明尼乌信仰所取代,转而强调通过自由意志、自由的恩典和乐观情怀,实现普遍的救渡,体现上帝的恩典。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理念其实就是美国民主、平等和个人追求的价值观在宗教层面上的对应[9](88—89页)。英语加拿大的英国国教(the Anglican Church)和法语加拿大的高卢教派(the Gallican Church)却不受加尔文主义和清教信仰影响。加拿大人深信自由之神的头上戴着的是王冠,君主制更能保障自由和民主。美国价值观在当时的加拿大被普遍认为是穿着民主外衣的暴民专政。加拿大当代著名学者J. Conway对此是这样评述的:

在美国,民意往往被认为至高无上,具有法国罗梭强调民众普遍意志的诸多特征。同时,

民意的这种至高无上性也要求美国人必须在美国化的旗帜下实现大一统。

而在加拿大,整个国家是建立在对英国女王的效忠基础上,并相信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从而享有更大的自由和多样性,个人和群体也能更好地表达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4](14页)

另一位加拿大历史学家Underhill在《追寻加拿大的自由传统》一书中这样写道:

1776年,我们的先辈拒绝参加美国独立革命,实为令人钦佩之壮举。1812年的抗击美国侵略,1837年又拒绝追随美国理念,以及1867年以保守、适度、高尚的英国辉格精神为指引,成立加拿大自治领,组建一个有责任心的政府,都是此精神之延续,也为抗击美国扩张必要之举。[11](222页)

在19世纪后半叶当美国的西进运动和内战进一步威胁加拿大,在20世纪当“英国的衰落把加拿大推进了美国怀抱”后,当加拿大完全有可能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时候,这种反美传统更是找到了生长的温床,逐渐演变成为强烈的民族主义,并上升到国家政策的层面上,进一步抗击美国经济和文化侵蚀,确保加拿大国家和文化的独立性。

二 “天使命然” VS. “加拿大第一”

1867年加拿大联邦的成立,从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加拿大被美国吞并,有其深刻的历史、经济原因;而加拿大联邦的第一位总理麦克唐纳德的《国家政策》将这种恐惧和早期的反美传统体现的淋漓尽致。

自从门罗主义提出后,美国政客和一些历史学家就鼓吹北美一体论,认为加拿大并入美国是“天使命然”。1812年的战争和1837年加拿大发生的叛乱都是美国企图吞并加拿大的尝试。它们一方面让加拿大人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威胁,另一方面也促成加拿大民族主义的逐渐形成,为一个独立的加拿大的成立提供了可能。1861年的特伦特事件和美国内战则使加拿大联邦的成立变得突然紧迫和必要起来。

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是加拿大的联邦成立的直接原因。到1864年,形势已经逐渐明朗起来:尽管有英国的支持,南部叛乱政府已是苟延残喘,而美国的军队则随时有可能挥军北上,吞并英属

北美的殖民地。此前 1812 年的战争和 1861 年的特伦特事件也证明这并非杞人忧天。与此同时,加拿大自身也面临着君主制和共和制度的选择,而 1837 年由 L. Papineau 领导的叛乱更让英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把英属北美的殖民地联合起来,组成自治政府,防止美国的吞并,自然而然就成了必要之举。1841 年,英国政府通过法案,把西加拿大(即上加拿大,今天的安大略省)和东加拿大(即下加拿大,今天的魁北克)合并成为加拿大省,以便达到上述目的。1864 年 9 月,由于美国内战的威胁,来自加拿大省、爱德华王子岛、新不伦瑞克省、新斯科舍和纽芬兰岛的代表于爱德华王子岛的夏洛特城共聚一堂,举行了著名的夏洛特城会议,讨论成立加拿大联邦的相关事宜,通过了重要决议,英国议会随后于 1867 年通过了英属北美法案。这样,一个包括安大略、魁北克、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在内的加拿大自治领(Dominion of Canada)诞生了[11](1—22 页)。

到 20 世纪二战英国衰落以前,加拿大的反美传统和民族主义包括三方面:维持对英国的效忠传统,对美国文化侵蚀和领土扩张的抗击,以及努力孕育独立的加拿大国家性格。对英国效忠传统的维系是抵御美国军事侵略必要条件,而独立的加拿大国家性格的孕育则是加拿大人共同的梦想。所有这些特点,在加拿大联邦的第一位总理麦克唐纳德的《国家政策》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建国之初,联邦之父们都面临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究竟应采取美国模式还是英国模式。一方面,由于当时各省都已经存在各自的省政府、议会和责任政府的相关机构。因此,采用美国的联邦似乎顺理成章。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的托利传统,对美国民主制的反感,尤其是 1861—1865 年美国内战,都使联邦之父们更趋向于采用接受政府的联邦形式,即在联邦制的基础上,允许以前的殖民地省政府保留某种政治和经济的独立,但是在具体的形式上要采取英国的首相—内阁制。在他们看来,美国内战从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各州权力过大的缘故。这样,加拿大的联邦之父们最终采取了自己独有的方式。加拿大的联邦政治框架体现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原则,但又与美国的联邦政治框架不尽相同。在美国,总统、法院与国会之间是一种独立和制约的关系,并通过制约政府的行为来防止政府的权力过分集中;而在

加拿大,总理和内阁在众议院中都有席位,因而行政和立法出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12](130—132 页)。正如《加拿大政治》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加拿大的政治体制是“英国议会制和美国联邦民主制的融合”,从而也体现了加拿大自身的特点[13](28 页)[14](507—512 页,537—549 页)。

麦克唐纳德是这一时期反美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联邦之父,也是一位坚定的托利主义者。他有一句名言,“生为英国之臣,死为英国之魂”。1864 年 10 月 11 日,在魁北克会议上,他是这么评论美国体制的:

美国政治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对总统的放纵,让其在四年的任期内为所欲为。因此,在美国,总统本人不可能深孚众望……相反,我们的宪法必须以帝国议会制定的法案为基础,司法上即使有任何争端,也可以通过大英帝国的法庭来解决……对于上议院议员的产生方式,我本人目前倾向于支持女王的任命,而不是通过选举来产生。当然,我并不是说选举在加拿大已经是失败的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正本清源,用总督 Simcoe 的话来说,加拿大的议会应当是大英宪法的体现和副本。[15](284—286 页)

他一上任就开始实行《国家政策》,主要包括三个要点,即建设横贯加拿大的大陆铁路,实施关税保护政策和鼓励移民向西部拓展。作为保守党的代表,麦克唐纳德的《国家政策》打上了深深的反美烙印。可以说《国家政策》是其反美文化、政治理念的宣言书。建设铁路、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和鼓励移民全都是与美国西进运动和领土扩张针锋相对,反映了深刻的历史时代背景。19 世纪上半叶,美国移民开始大规模向西移居,尤其是 1848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引发了移民浪潮。1858 年在加拿大的弗雷泽河谷也发现金矿,大量的美国移民随即从旧金山跨过边境,涌入该地区,总人数达 25000 人。在淘金热过去后,英属不列颠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加入美国,要么加入加拿大。麦克唐纳德向英属不列颠许诺,将修建一条横贯北美的铁路,把英属不列颠同东部连接起来。英属不列颠随即于 1871 年加入加拿大联邦。这对加拿大国家发展的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实现了加拿大“从海洋到海洋”的版图梦想,也遏制美国进一步向北扩张[16](187—206 页)。

1869年加拿大政府从哈德孙公司手中购买鲁伯特土地,随即相继建立曼尼托巴、萨斯卡切温和阿尔伯塔三省,鼓励移民往西部定居随即成为必要。而保护性关税的实施则是为了阻止美国过多货物涌入加拿大、鼓励加拿大保留在英帝国的贸易体系内的有力措施。亲英和反美再一次结合,并在国家政策中得到充分体现。

与此同时,深受联邦成立的鼓舞,一些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加拿大人如 H. Morgan, C. Mair, R. Haliburton, G. Denison, 和 W. Foster 喊出“加拿大第一”的口号,对美国政客鼓吹的“天命使然”论调进行有力的驳斥,表达要求国家独立的呼声。随后在文坛也出现了“联邦诗人”,其代表人物有 W. Campbell, A. Lampman, D. Scott, C. Roberts 和 B. Carman。他们以文学创作为武器,为创建加拿大独立的文学传统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18](118—126页)。

到19世纪末,美国的外交政策越发变得咄咄逼人。如果说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在1900前还仅限于意识形态的话,那么到19世纪末,美国总统罗斯福外交政策则使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变得清晰可见[18](65—66页)。加拿大此时虽然已经逐渐摆脱了美国军事侵略的威胁,但面临美国经济、文化同化的潜在威胁。幸运的是,在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中,加拿大此时仍然属于大英的帝国防御体系内。另外,在亚洲的扩张活动中,美国是作为英国的“小伙伴”从事侵略活动的。美国海军、商人、外交官等尾随英国炮舰之后分享“利益均沾”。美国对英国的这种依赖关系,从某种意义上缓解了加拿大的压力[3](29—30页)。加拿大参加波尔战争则进一步体现加拿大在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中尴尬地位,也表明加拿大人对美国日益凸显的帝国主义的深深忧虑。追随英国加入波尔战争,不仅是效忠传统的延续,也是抗拒美国的需要。另一方面,由于此前保护关税、大陆铁路的建设和移民政策的实施,也促进了加拿大经济的稳定发展,加拿大对自己国家的发展也充满了信心。正如加拿大第一位法裔总理劳里埃所说的那样,“19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0世纪则属于加拿大”[20](438页)。

三 二战后的加拿大反美传统

二战后,尽管加拿大努力想维持传统的英-加关系,对抗美国的经济和文化的巨大同化作用,但是,

由于英国衰落,美国崛起,传统的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荡然无存。此前,加-美关系一直属于传统的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的组成部分,而现在,加-美关系则完全变成了加-美双边关系,加拿大将不得不独立面对美国的威胁和挑战。

进入70年代,由于中东石油危机的影响,加拿大经济出现衰退。魁北克省的独立趋势日益加强,阿尔伯塔省作为日益重要的产油省份,也开始挑战加拿大联邦政府,尤其是美国大量资本的涌入,加拿大的经济、文化、政治的独立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某种程度上说,七八十年代是加拿大生死攸关的20年[20](63—64页)。在这种情况下,加拿大的反美情绪空前高涨,积极推动加拿大联邦政府,从投资、文化、贸易三个最为重要的方面狙击美国影响,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完整。下面就七八十年代加拿大最具代表性的三个政策(《时代/读者文摘法案》,《国家能源法案》以及《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出台背景,来阐述加拿大文化中反美传统在这一阶段的特点。

3.1 《时代/读者文摘法案》:反美传统在文化领域的抗争

加拿大地广人稀,广播和出版物一直是把加拿大国民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因此,可以说加拿大是最重视广播事业的国家。战后,加拿大经济腾飞,加拿大人要求发展自己独立的经济、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地广人稀,区域主义,尤其是无孔不入的美国文化影响,都成为加拿大形成和发展自己文化的巨大障碍[21](58—68页)。加拿大参议院特别委员会在1970年的报告中指出,“如何维护加拿大文化的独特性将是我们这一代加拿大人面临的最严峻考验,只有调动一切所能调动的力量,我们才可能,也能够维护加拿大文化的独特性”[22](62页)。而美国的《时代》、《读者文摘》在加拿大所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则成为反美文化浪潮的首要目标。

这种强烈的文化反美情绪其实是长期以来美国文化过多侵入加拿大的必然结果[23][24](xxv—xxvii页)。1968年加拿大的《广播法》规定,“加拿大要建立自己的广播电视系统,不仅更好地服务于加拿大人民,更重要的是促进加拿大自己的广播事业和加拿大文化”[22](63页)。1971年加拿大电视广播和远程通讯委员会又向参议院提出一系列建

议,要求加强对边境电视广播的管理,其中包括禁止一些美国电视广告进入加拿大,同时修改税法,以达到狙击美国文化入侵的目的[25](29页)。虽然美国国务院对这些措施表示了强烈抗议,甚至国务卿基辛格也十分关注此事,加拿大还是最终于1975年通过了《时代/读者文摘法案》,从各方面对美国的杂志进入加拿大作了诸多的限制。这是战后加拿大反美文化的一大胜利。

3.2 《国家能源法案》:反美传统在投资领域的抗争

加拿大从成立联邦之日起,就面临着外资比重过高的问题。在一战前,尽管外资的直接投资也占了一定的比例,但是75%的外资来自宗主国英国,并且主要是以有价证券的形式持有的[21](280页)。二战后,最主要的投资则来自美国,并且主要是直接投资。这种外资的变化在加拿大引起了极大的不安,因为被美国拥抱则意味着加拿大有可能失去自己的独立和文化特征。于是,反美传统再一次在投资领域找到了舞台。

大量外资的涌入,尤其是美国资本的涌入给加拿大经济造成许多负面的影响。据1963年的统计,外国资本控制了加拿大制造业的60%,石油天然气业的74%,其中70%—80%是美国资本。美国资本利用加拿大的资源来发展自己的产业,而不是发展加拿大的产业,因而严重地制约着加拿大产业的发展,不仅加剧了加拿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不稳定性,还可能使加拿大的失业和财政收支恶化。一个比较有力的数据是,加拿大是世界上外国资本渗透规模最大、程度最深的国家,人均使用外资为1700美元,将近美国的20倍(美国人均使用外资为88美元)[13](173页)。外资(尤其是美国资本)在加速发展加拿大经济的同时,已经严重威胁到加拿大的国家独立与民族特性,加拿大人民发出了控制外资(主要是美国资本)的呼声。1972年,加拿大著名的《多伦多星报》的民意测验就非常明确地反映了这一变化[26]。值得注意的是,加拿大人对美国资本的态度表现除了强烈的民族情绪,从1961年到1987年20多年的时间里,加拿大一直有超过50%的人认为美国在加拿大投资过多[27]。

通过立法,限制美国资本已经是势在必行,加上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大力推动,加拿大于1980年宣布实行《国家能源法案》,主要是提高加拿大国家资

本在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占有率,把一些事关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收归国有,从而为保障国家独立奠定经济基础,反美传统在投资领域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3.3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反美传统在贸易领域的抗争

加拿大素来以贸易立国,其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以国际贸易为基本导向的发展道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之一,其人口不到3100万,但加拿大的进口约占世界市场的4%,出口商品和劳务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1995年,加拿大的对外贸易总额为4788亿加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4年的42.3%上升到了61.4%,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3](168页)。贸易可以说是加拿大的生命线。

一战、二战以前,加拿大处于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中,其贸易对象主要为英国和美国。总的说来,加拿大从美国的进口贸易超过其所愿,但是对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却恰恰相反。加拿大总是用从英国赚取的盈余去偿付对美国的欠款[28](60页)。也就是说,“加美两国间不平衡的经贸关系在平衡的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中找到了缓冲空间”[1](33页)。

二战后,加拿大历史上的这一缓冲空间随英国的衰落而荡然无存。加拿大在逐渐融入北美经济的同时,仍然努力维系同英国的经贸关系,以此来抗拒美国经济的巨大吸引力和同化作用,同美国紧密的经贸关系完全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但是无论加拿大联邦政府多么努力,想要在维系同英国传统贸易的同时,努力发展多边合作和贸易,以摆脱对美国的过分依赖,这种努力在战后的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下是失败了[29](47—75页)。1937年,加拿大对英国的出口占出口贸易总额的41%,进口占进口贸易总额的19%;而到了1957年,则分别跌到了19%和9%[29](21页)。1937年,加拿大对美国出口为37200万加元,占出口贸易总额的40%,到了1957年,这一数字跃到了264100万加元,占出口贸易总额的60%。同一时期,加拿大从美国的进口分别为49000万加元(59%),和399800万加元(71%)[29](23页)。在随后的六七十年代,加-美经贸关系一直持续稳定地增长。

与此同时,加拿大文化传统中的反美情绪和对

美的恐惧有增无减,加拿大70年代著名的总理特鲁多提出了“第三种选择”,并努力推行“多边外交”政策,即要在英国和美国之外力争寻求新的合作伙伴,以减少对美国经济贸易上的依赖和外交事务对美国的一味追随[30](275—305页)[31](255—289页)。所以在1985年,在特鲁多的继任者Mulroney宣布将同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随后于1988年同美国签订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加拿大举国上下对此一片哗然。其深刻的历史、经济和文化背景,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点。

第一,加拿大从成立联邦之日起,在贸易领域内,就有着强烈的反美传统。加拿大联邦的第一位总理麦克唐纳德的《国家政策》以及1911年加拿大大选中对美自由贸易的激烈反对,都是这种传统的体现。但是,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说,自由贸易对加拿大又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因而成为一种必要。正是这种对美贸易分歧,体现了加拿大历史文化的一大悖论。Clift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论述,认为对美国的自由贸易截然不同的反应,说到底就是加拿大文化中实用主义与完美主义冲突的现实体现。一方面,加拿大和美国同处北美大陆,有几千公里的互不设防的边界线,加拿大有超过70%的人口都居住在加美边境100公里以内,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往来和经贸发展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从实用主义的考虑出发,北美经济一体化确实有利于加拿大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加拿大和美国的人口、经济、军事力量的对比悬殊太大,再加上加拿大的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出口,对美的自由贸易就不可避免地与文化生存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32](213页)。

因此,Mulroney一宣布将同美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就在加拿大国内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民族主义者认为,“同美国全方位的自由贸易,会使加拿大联邦政府丧失对国内自然资源和外资的调控能力,从而扼杀加拿大国家独立的可能性,加拿大最终会丧失自己的文化和政治的独立性,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22](111—112页)。

第二,进入70年代后,加拿大的联邦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首先,1973年的中东石油危机结束了加拿大战后长期的经济繁荣,经济增长放慢,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失业人数以一直居高不下。其

次,盛产石油和天然气的西部省份与魁北克联手,挑战联邦政府,要求把权力下放到省政府。最后,1976年11月,以莱韦斯克为首的分裂主义的魁北克人在魁北克的大选中取得胜利后,魁北克的分裂主义趋势日益加强。一切都使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回旋余地大大减少,限制了选择的能力。多边主义的失败更是雪上加霜,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已经是没有选择的选择[20](65—67页)。从1984年到1988年《美加自由贸易》签订前夕,支持率从最高点78%跌到了42%,而反对率则从17%一直攀升到了44% [22](128页),加拿大的民族主义对美加自由贸易的反对可以说不遗余力。但是,由于不能拿出一套切实可行的经济贸易政策来替代《美加自由贸易》,策略上处于下风,《美加自由贸易》最终在加拿大人民的一片争议声中通过。加拿大在实用主义与完美主义面前,痛苦地选择了前者。

综观以上的三大法案,可以看出战后加拿大的反美传统的一些特点。首先,它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积极上升到国家政策的层面,抗击美国的文化侵蚀,为确保加拿大国家的独立奋斗。其次,在抗击美国经济、文化侵蚀的斗争中,可以说是有得有失,喜忧参半。总的来说,在文化领域内比较成功,而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则差不多是劳而无功。最后,反美传统在战后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双重侵蚀下,可以说是前途未卜。

四 结论:辉格依旧 托利依旧

加拿大的反美传统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深刻的变化。首先,在一战、二战以前,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处于英、加、美的北大西洋三角关系中,这种反美传统是同忠英、亲英紧密联系在一起,保持英国的传统不仅是感情上的需要,也是防止美国吞并的必要。一战、二战以后,传统的英、加、美北大西洋三角关系荡然无存,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也完全演变成为单纯的加美双边关系,虽然军事吞并和占领的可能性已经变得微乎其微,但加拿大却面临了来自美国无孔不入的经济、文化的侵蚀,反美传统于是主要体现在抗击美国经济、文化侵蚀的斗争中。其次,在1988年《美加自由贸易》签订后,加拿大和美国的经贸关系空前紧密,北美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趋明显,如何在同美国维持精密经贸合作关系的同时,确保加拿大自身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独立性,成为巨大的难题,加拿大的反美传统和民族主义可

谓是任重而道远。但是,无论美加关系多么紧密,它都不能抹杀加拿大与美国在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别。《泾渭分明:论美加价值观念和传统》一书写到:

美国文化深受古典自由主义,辉格思想和民粹主义的影响,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导向,具有变动不居的特点。加拿大文化则扎根于托利主义的土壤,深受重商主义的影响,注重群体价值,尊重权威,较为静态化。加拿大可以说是具有强烈社会主义色彩的君主制国家。[33](212页)

对于加拿大的历史和文化,加拿大20世纪最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弗莱是这么论述的:

一个国家的身份和独特性就是(而不是存在于)它的文化,而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第一个层次是生活方式和习俗。在这一层次

上,加拿大(英语加拿大和法语加拿大)事实上很早以前就同美国难分彼此了。文化的第二个层次是文化身份和文化的独特性,它是传统和历史的产物,包括经济、政治、宗教等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国家结构,并且共同塑造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最后一个层次是一个国家所独有的创造力的体现。……加拿大国家的概念只能在第二个层次,也就是加拿大自己独有的历史和传统中去寻找。[34](191—193页)。

正如弗莱论述的那样,在北美经贸高度一体化的今天,正是加拿大历史文化中的反美传统,把加拿大同美国区别出来,显示出加拿大文化的独特性。因此,对加拿大反美传统的源流、发展、演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了解英、加、美的北大西洋三角关系和加美关系的演变,更能揭示加拿大文化的特点和内涵,进一步理解加拿大文学文化的主题——生存。

注释:

①我们今天所说的加拿大,在美国革命时期主要包括新斯科舍(Nova Scotia)、魁北克(Quebec)、纽芬兰岛(Newfoundland)和圣约翰岛(the Island of Saint John)。加拿大联邦成立于1867年,包括安大略、魁北克、新不伦瑞克和新斯科舍,后来各省逐渐加入,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加拿大。下文为简便起见,在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之前仍把这些英属殖民地统称为加拿大。

参考文献:

- [1] J. L. Granatsein. *How Britain's Weakness Forced Canada into the Arms of the United States*. Toronto: UTP, 1989.
- [2] Margaret Atwood. *Survival: A Thematic Guide to Canadian Literature*. Toronto: House of Anansi Press Ltd., 1972.
- [3] 杨令侠. 战后加拿大与美国关系研究[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 [4] Seymour Martin Lipset. *Continental Divide: The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1990.
- [5] S. D. Clark. *The Developing Canadian Communit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3.
- [6] 张崇鼎主编. 加拿大经济史[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3.
- [7] Harold A. Innis. *Conclusion from The Fur Trade in Canada*.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6.
- [8] 陈建华等编译. 简明科林斯百科辞典(第一卷)[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7.
- [9] Timothy L. Smith. *Revivalism and Social Reform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Abingdon Press, 1957.
- [10] Frank Underhill. *In Search of Canadian Liberalism*. Toronto: Macmillan of Canada, 1960.
- [11] Donald Creighton. *Canada's First Century*. Toronto: Macmillan of Canada, 1970.
- [12] 姜芃主编. 加拿大文明[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 [13] Rank Dyck. *Canadian Politics*. Toronto: International Thomson, 1966.
- [14] Paul W. Fox. *Politics: Canada*. Toronto: McGraw-Hill Ryerson Ltd., 1987.
- [15] Sir J. Pope. *Memoirs of the Rt Hon. Sir John A. MacDonald*, vol. I.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 [16] J. M. Bumsted. *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Peoples*. Toronto,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7] W. H. New. *A History of Canadian Literatur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1989.
- [18] Allan Smith. *Canada: An American Nation?*.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 [19] Edgar McInnis. *Canada: A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2.

- [20]李娜,赵平等译. 异域风情丛书:加拿大[M]. 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
- [21]Harry H. Hiller. *Canadian Society: A Macro Analysis*. Ontario: Prentice-Hall Canada Inc. , 1991.
- [22]Sylvia B. Bashevkin. *True Patriot Love: The Politics of Canadian Nationalism*.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3]Sylvia Bashevkin, 'Does Public Opinion Matter? The Adoption of Federal Royal Commission and Task Force Recommendation on the National Question, 1951-1987'. *Canadian Public Administration*,1988,(31).
- [24]Paul Audey. *Canada's Cultural Industries*. Toronto: Lorimer, 1983.
- [25]Cable Television. *Canadian Broadcasting: 'A Single System'*. Ottawa: Canadian Radio Television Commission, 1971.
- [26]多伦多星报,1972-12-30.
- [27]The Gallup Report. Toronto: CIPO, July 2, 1987.
- [28]Edgar McInnis (ed.). *Twenty-Five Years of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Toronto: Toronto University Press, 1953.
- [29]B. W. Muirhead. *The Development of Postwar Canadian Trade Policy: The Failure of Anglo-European Option*. Montreal & 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 [30]Desmond Morton. *A Short History of Canada*.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Inc. , 1997.
- [31]包义文等编. 新开端:加拿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70)[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
- [32]Dominique Clift. *The Secret Kingdom: Interpretations of the Canadian Character*. Toronto: McClelland & Stewart Inc. , 1989.
- [33]Seymour Martin Lipset. *Continental Divide: The Valu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New York & London: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 1990.
- [34]Gorjup (ed.). *Mythologizing Canada: Essays on the Canadian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York, Toronto, Ottawa: Legas, 1996.

Anti-American Tradition in Canadian Culture

LI Jie

(Foreign Language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610054, China)

Abstract: As an essential ingredient in Canadian culture, anti-American tradition helps to articulate the Canadian-ness. Accordingly, studies of this tradition hopefully throw light on the North Atlantic relations of Britain, Canada and America. From it also derive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urvival as the cultural symbol in Canada, and the national evolution through which Canada gradually comes to its legitimacy.

Key words: anti-American tradition; survival; Canadian culture

[责任编辑:张思武]